

抗 战

独幕剧选二集



抗戰獨幕劇選集二

鍾 壠 嘯

漢口大眾出版社印行

1938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每冊實價三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經售處

嚨 壠

漢口大眾出版社

漢口大眾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
成南里六三號

廣州鹽運西路三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生 活 書 店

上海雜誌公司

新華雜誌公司

編例

一、在阿英先生編的第一輯裏的九個劇本，都是取材抗戰淞滬的前後方的，但對於題材的多方面性，舞台的條件，演出的效果，皆曾強調的注意。

二、本書是根據第一輯的編選方針編選而成的，不過爲着適應現實客觀環境的需要，——戲劇游擊化的現階段，對於街頭劇的選擇，也曾強調的注意。

三、同時本書所選輯的六個劇本，有的描寫敵人佔領的淒慘的然而也是壯烈的情景，有的是直接以戰場爲題材而刻劃出我軍英勇抗戰的史實，有的無情的暴露漢奸的醜態，有的則是批評的抒叙，後方民運工作的缺點與優點，所以本書所選輯的劇本，在題材方面，比第一輯更屢訊更深入，而在演出時亦不爲舞台所限制，街頭巷尾荒野都可以演出。

四、戲劇是煽動民衆教育民衆的最優越的武器，在要求而且必須全國民衆動員起來參加支持，鞏固抗戰的今日，每個戲劇工作者，每個民運工作者及軍隊政治工作人員，都應該靈活運用戲劇的武器，來完成動員民衆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前途這艱苦的光榮的神聖的任務。

■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

抗戰獨幕劇選 (二集)

目次

編例·····	(一)
重逢·····	丁玲(一)
民族公敵·····	舒非(三三)
黃浦月·····	宋之的(五七)
再上河線·····	凌鶴(九三)
打鬼子去·····	荒煤(一〇五)
流亡者之歌·····	余上沅等(一二九)

重 逢

丁 玲

地點 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 抗戰中

人物 李白芝（女）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 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 本 （日本人）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張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特務利士。（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

（餘沒有見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佈景

陋而簡之日本特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或一處懸黑布，使室中之空氣特別恐怖。台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徧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燭，拍桌，情怒不可忍耐。

白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

……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轉耳細聽，又趨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鐐，白芝膛目視之，無語。衛甲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牀並不壞，是不是爲嫌冷靜呢？（做得笑）

（白極力忍受，膛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三衛兵做不屑狀，出去時累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搶不講他，光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 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濟灘北裏，都推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好看。也不忍看！

（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

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為你一定像劉小妹她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為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什麼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

也說不定。(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鍊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我們絕不可上當，而對他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機關來。大山光仁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

兒勇敢的去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是相信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對齊）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對白）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做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你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什麼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氣走到台後床邊）

王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怎末肯呢？

齊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作。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些什麼話？要我投降，替日本人先做間諜，做偵探，幫助他們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是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到這樣顛顛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委曲，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 我認爲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 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 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担受一切罷，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呀，聽，外邊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看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 我……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他。)

王 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屋聲雜亂。）

齊 不要響了，把臉轉過去！白芝，沒法活，沒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

也是因為殺敵呀！好，大家不要響！

白 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台上稍靜片刻，山本偕二衛兵上，山本睥視台上數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 問這起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們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招來，不招揍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份

子是，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

（半嚮，白始免強答應。）

白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份子。

山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吃飯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蹺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煙來抽。）

山 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大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自由，就不會做，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額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 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起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沈吟一刻在台上來回走兩趟，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 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說呀！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着，又揀在自己的眼前。）什麼「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麼「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他媽的！……：（對衛甲）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即速即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人，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回山本撲去。）

齊 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快來！

張王 打死這隻兇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人亦去打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站在旁邊；露警慌狀，……幫着……動，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山本從腰中掏出日本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掌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張大山爲鏢所絆也絆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張暈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 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

（三兵連聲答應是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上，亦追至門邊。）

白 啊呀！齊……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白 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 啊呀！……（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注視地下，見刀，驚疑，拾刀，悄聲的

：「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督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噁聲及喘息聲。）

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你們，替……：山本，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衝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描準！」槍拚然三響，白芝憤極，但極力支持。）

白 齊同志，張……：你們……：啊喲，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要設法，我做……：我要試一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你有勇氣，拿出力量來吧！來担负這艱難的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了！（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着。山本抽着煙進來。）

山本 哼！到我這裏還兇，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近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 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白 幾乎把我嚇死了！

山 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日本，還是誰兇誰不講理？

本來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兩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

姑娘，你可別糊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

慢慢的就可以懂得了，我們大日本帝國對於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娘，

你是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吧。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嗎？

白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父的面上，饒了我吧！我是暴貞女校的學生，天

主堂裏洋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

你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為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

的。我永遠歸服於你，……（站起）長官，我……：……你不知道，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我的家住鄉下，也不能回去，只找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我又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吧，我家裏有一個媽。啊啊，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呀，我怕呀……：……長官！

山（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山本是人。好姑娘，你多大了？

白 十九歲。

山 結婚了沒有？

白 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哈哈，姑娘，請你望我一我。

白 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 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

甲上）

山 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衛甲 是。（下）

山 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白 李白芝。

山 「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日本是最和愛的，

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談，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日本吧！日本真好玩啊，那富士山那日比谷上野公園多麼美呀！姑娘要是你穿起大和服來，你就更出落得漂亮秀麗，東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種風彩。白芝姑娘，做大日本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吧！（輕薄的揮弄）

（白芝極力忍着。門口扣了三下。）

山 進來！（馬達明上。白垂目。）

馬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白聞聲視馬，認出是她一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痛苦萬分，手起癢擊，但極力掩飾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山 那些請號查出來沒有？

馬 在查。

山 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必讓她曉得曉得大日本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馬 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竟到台前，輕聲與馬耳語，笑。）

馬 是……是……是……我明白……辦到就是……放心……在我身上。

山好，我出去辦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們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明天我再來看你。假於要什麼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山本下，馬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訕的）

（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往台後。）

馬日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有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白芝即蹙至馬前昂首直立。）

白夠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芝大驚）

馬啊！……：是你……：

白不當敢，你還認得我？

馬啊！……：白芝……：（喜極欲擁她，白跳開）

馬 啊！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白 請你不用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虜，够不上同你說話，要割要殺請你下令就是了！

馬 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白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兒碰着你！你是大日本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話說？

馬 （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到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聽你的消息，但我時時都懷念着你！啊！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往事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 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真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的那次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煙舖出來，望着你，你的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的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你，我又轉進舖子裏去了

，可是那時候我的心……

（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的，怎樣出來的？

白 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攏去）

馬 都不敢希望能再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這兒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木已稍靜，但一聽到問她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 你打聽我麼？審問我嗎？我是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儘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不是一個本地的中學生，是一個反日分子，而且老早就是的，去，去邀功夫！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神情。）

馬 啊！原來你是這裏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日本回來，一個留學生，哈……現在又碰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白 （冷笑）太巧了！

馬 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我問你，你怎末來的！
白 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 那末這三個人……

白 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 是一塊兒的麼？唉！……我要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 認識，爲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日本帝國的手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了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 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 你怕，我不怕，你這胆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 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 想不到一年多沒有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田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要是過去不認識你，也好點，要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 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 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聰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在……

馬 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 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媽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你那些花言巧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想摸刀，但門忽開，衝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 馬科長，時間不短了，天都快亮了，都長哈喇湯的，不用多吵這姑娘，她該休息休息了！

馬 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 是。(下)

(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馬 白芝，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白 沒事好同你商量的。

馬 有，擺在眼前的全是緊要的事，我問你，請你本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末辦呢？

白 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

馬 爲什麼？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

芝，還是讓我們今後永遠做同志好麼？

白 放屁！

馬 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要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那山本，他對你頗有一點野心呢！本來照事實，日本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人，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得起你，要我徵求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日本老婆的。

白 請不用講下去！

馬 白芝，你以為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要答應幫我的忙，在我這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 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要我在這裏，替這頭大日本帝國的奴才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 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

你就懂得！

白 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你——

（白急袖刀刺下，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亂，呆視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稍含怨意。）

馬 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作錯了。

（白芝見刀駭極，不敢接，倒退。）

馬 不用怕，走攏來吧！你不是剛作了你要作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走攏來讓我告訴你。

白 達明，我做了——

馬 你殺了一個日本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找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

各一個世界，再也不曾互相關知道。可是天讓我們在這裏又碰到，我滿想把你救出來，你又的確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幫手並不多，誰想到……

（白芝猶疑的走到他面前）

白 難道你是這裏作偵探的嗎？

馬 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的麼？

白 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過些什麼……（想像狀）

馬 白芝，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過，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遠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也是。

他的心裏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啊！我的白芝啊！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回你一塊兒活下去了，你能……我要……你的手……

（白欲俯身，但仍猶疑懼怕。）

馬 你還不相信我，你的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面口袋裏有地圖，祕

密的，有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啊。

白（白解衣得物門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撫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樣糊塗，我真該死！達明，達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白撫着傷口，哭了。）

（馬伸身擁她。）

馬 不要離過，事已至此……

白 唉！我殺了我的愛人，我殺一位剛強有爲的男子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工作，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 白芝，你完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了吧？白芝，我要……吻我一下吧！

白 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 褲子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匙)

白 達明，我更昏了，我也快死了吧！

馬 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道小門，出去後是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太，說是符，記着莫忘了！

白 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你啊！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 我原諒你。

白 你不會死麼？

馬 大半不會死。

白 我要你活着。

馬 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

(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 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 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吧！你是中華的好兒女，別了，再見，我親愛的。

（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她快走，白荒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一拾起，吻刀，藏入懷中……）

白 刀呀！刀呀！……：我只望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了。

（白站起離開馬）

白 達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情供給你，愛你？

馬 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

（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白 好！我走了！

馬 快走！

（白芝在緊急扣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面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馬 （向她揚手，又垂下，撫創處。）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祝你好好的，啊！痛！讓大夥兒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頹然倒地，嘆氣。）

——急急落——



民族公敵

舒非

時間 一九三七，八，二六，羅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地點 上海。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兒子，特務員，

父親，父親的助手，特務員的助手。

佈景 一個簡單的客廳，如果物質條件完備的話，可以佈置講究一點，不然，只要有一兩件道具（如桌椅之類），可以表現出並不是個窮人家的客廳便得了。

幕啓時 正是晚上，九時左右，外面傳來報販的呼喊聲：號外，大晚夜報號外，

東洋兵打羅店，……母親一人在場等着兒子和父親回來。

兒（緊張的從外面進來）媽媽！爸爸回來沒有？

母還沒有吶，真急死人了。你從什麼地方回來的？

兒我去同學家裏來。

母現在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兒今天羅店打得很厲害。

母啊！羅店？羅店也打起來啦？

兒是的。

母……怎麼東洋鬼子忽然會跑到羅店去打？

兒這完全是漢奸搗的鬼，媽。

母啊，是漢奸搗鬼？

兒是的。昨天夜裏，東洋兵幾千人，突然向羅店進攻，因為中國兵在那裏駐得很

少，所以抵抗沒有多久，就給東洋兵佔去了！

母 那麼！現在中國兵都退了嗎？

兒 不，中國兵並沒有退，不過，全都完了！

母 怎麼？

兒 現在的中國兵，打起仗來，那兒還會退？他們只有死在前面，不會退後一步的。

母 都死光啦？

兒 聽說，原來的兵，都死光了，後方得到消息，馬上又派了許多兵去反攻，攻了一天一夜，不知死傷了多少人，有一個時候，一連打了十幾次衝鋒，望後，差不多就可以衝前去把東洋兵消滅了，可是，突然前面着起火來，燒得中國兵不能前進，東洋兵得到了這個機會，便又從旁邊抄過來……

母 啊！東洋鬼子這樣厲害！

兒 媽媽，你以為這放火的是東洋鬼子嗎？

母 不是東洋鬼子是誰呀？

兒 是我們中國的漢奸！

母 啊！又是漢奸？漢奸怎麼這樣沒有良心，到處都了東洋鬼子來打中國兵？

兒 媽媽，他們是受東洋鬼利用的，他們是沒良心的賣國賊，東洋兵打雜店，全
是漢奸領路的。

母 菩薩……這些人真沒有心肝，他放火燒的是那一條街？

兒 聽說就是外祖母家的那條大街。

母 是嗎？老佛爺，那外祖母的家怎麼樣呢？

兒 這樣子燒起來，當然完了！聽說着火的時候，老百姓想跑都跑不出，幾條街的老百姓，都給燒死在裏面。

母 老佛爺，真不知道是什麼妖怪使得他這樣，我兩次三番的叫他不要去，他偏不聽，考說要去看看外祖母，從來沒有看他這樣關心過。

兒 也許還有別的事情。

母 別的事情，像這樣的打起仗來，整天的砲火連天，那能做別的事情，（急忙的往裏面走）這真是急死人了！我打電話到姨母家裏去問問。（將入）

兒 （喊住她）媽媽，我的雨衣，你給我放在什麼地方？

母 你的雨衣在屋裏箱子上面，你這時候還要雨衣幹嗎？

兒 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

母 你走，上那兒去？

兒 早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母 你真的要去入特務隊？

兒 是的。

母 那你們學校裏怎麼樣，不上課了嗎？

兒 這時候埋頭在學校裏上課還有什麼用，媽媽，現在大家同學都找到工作去服務去了。

母 孩子，那你就像小林一樣到傷兵醫院去做做看護，不就得了麼？何必一定要去做這種特務隊呢？

兒 入特務隊又有什麼關係，媽，現在到處都有漢奸在搗亂，到處都有漢奸在賣國通敵，這些漢奸，這些賣國賊，全靠特務隊來找他剷除，如果漢奸不除清，我們會打不了勝仗的。

母 好了，你這些話，回頭再說吧！我現在沒有工夫，我要去打電話去，你可別馬上就走呀！（急往裏下）

（拿出鋼筆和紙在桌上寫信，突然有敲門聲，兒子急忙把紙藏起，走去開門）

兒 誰？

特 ●（特務員在門外應）我。

兒 （一面開門）那一位？

特 （進來）是我，老李，

兒 啊，是王先生，我正想寫信給你。

特 啊，巧極了！現在不必了。工作已經派下來了，剛才特務長叫我去談了許話。

兒 啊，他對我怎麼說？

特 他說很好。

兒 那兒，客氣，客氣。

特 真的，他叫我來轉交一個關係給你，並且希望你明早說……工作。

兒 好的。

特 (從袋子裏取出手冊來，一項一項的告訴他) 這是一個人物很重要的，這次羅店的漢奸工作，全是這傢伙指揮的。

兒 啊？

特 是的，聽說他手下有三百多人。

兒 三百多？

特 不錯，祇是在上海馬路的，往茶館裏撒毒藥的，就有幾十個。你曉得嗎？今天羅店方面的軍事，受到很大的損失，……

兒 是，是……我略微聽到了一點。

特 他嗎的，這全是給漢奸破壞的。我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在前面放火，等到他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又在兩旁來襲擊，簡直被他搗亂得沒有辦法。

兒 是的，抓到的時候，非一個一個的宰掉他不成。

特 對對，我先把這關係交代清楚給你再說呢。

兒 好的，好的。

特 你聽着：這人年在五十歲以內，中等身材，長臉孔，馬額角，濃眉，眼睛深陷，高鼻梁，留有八字鬚鬚，尖下巴，常穿麻花西裝，或紡綢大褂，……：

兒 （詫異地）啊！

兒 明白嗎？

特 明白，明白。

特 很好，（在手冊上翻）這兒還有個小照。這是我們隊伍裏面一個頂有本領的隊員拍來的，哪。（把小照交給他看）

兒 （接過小照一看直發呆）這……：

特 怎麼？你曾經見過這樣的人嗎？

兒 （點點頭）等我細看一下。（越看，臉上的表情越緊張）

特 （已經發覺到他的變態的表情了，所以奇怪地）你認識這個人嗎？

兒 真有點兒像……

特 像是認識的，是不是？

兒 嚶！王先生，這……這照片大概不會……不會錯吧！

特 不會的，（指點照片）你看，方才說的跟他這樣子簡直一模一樣罷。

兒 不，我是說會不會照錯人。

特 這不會的，你曉得，這是我們的一個很有本領的隊員釘了一個多禮拜的人了！

兒 你見過嗎？

特 我倒沒有見過，怎麼，是你的一个朋友，是不是？

兒 不是朋友。

特 那末……

兒 （急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相片來）你看像不像這個人？

特 （機警地）不錯（急將相片搶過來）這是你什麼人？

兒 他是……王先生，你不會開玩笑呢？

特 這怎麼能開玩笑，這人現在在那兒？

兒 就在這裏。

特 在這兒？

兒 是的。

特 他是你的什麼人？

兒 他是我的父親。

特 你的父親？

兒 是的。

特 他現在在家嗎？

兒 不，還沒有回來。

特 到那兒去，曉得麼？

兒 他昨天說是到羅店去看看親戚。

特 啊？剛好又是去羅店，那準沒有錯了，老李……

兒 如果不是開玩笑的話……

特 你打算怎麼辦？

兒 ……

特 對呀，你怎麼辦？

兒 要是真的，我當然服從命令。

特 你這話對，老李，這事情看來沒有疑義的了。

兒 不過，平常到沒有看見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特 平常……

母 (突然裏面叫喊) 國梁，國梁……

兒 什麼呀！

母 我的錢包，你看見沒有？唉，急呀！死人了，家裏的電話打不通，……

特 這是誰？

母 這是我的母親，（向裏廳）我沒有看見，媽。

特 你的母親，她會不會……

兒 她沒有關係。

母 （在裏面）真是，什麼道理，電話也偏偏在這時候來搗亂麻煩。

特 不成，我在這兒不方便，我走了。（欲急下）

兒 那麼……

特 或者，我回頭再來，（跑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老李，希望你以國家民族爲重。

兒 是的，王先生。（特務員急下）

母 （急從裏面出來，往外面走）真是奇怪，好好的電話忽然會打不通……

兒 媽？你到那兒去？

母 我到隔壁鋪子裏去打去。(急急約想往外面走)

兒 (喊往他)媽？你知道爸爸去做些什麼？

母 他有什麼事，還不是老樣子，東奔西跑的交結交結朋友。

兒 你知道他去羅店做什麼？

母 去看外祖母呀？……………

兒 看外祖母恐怕不見得吧？

母 什麼不見得，在這樣砲火連天的當中，還有什麼事情好做？

兒 他常常跟那些東洋人來往，恐怕……………

母 你扯到那兒去？孩子，對你自己的爸爸可不能糊說白道。(說完往外走)

兒 糊說白道，你瞧吧……………

母 我現在不跟你多說，回頭再講吧。(下)

兒 (連忙在抽屜裏搜尋，拿起一張條子來念)活動費三千元……………廣田十郎……

……（另一張）羅店鎮工作，須即日佈置妥當……必要時，即放火燃燒，阻止中國軍隊前進。（忽然從外傳來脚步聲，他速把紙條放回原處。父親領着一個穿香圓紗衣服的助手進來。兒子鎮靜地）爸爸。

父 你沒有出去？

兒 出去剛回來。

父 還有誰在家？

兒 都出去了。

父 媽呢？

兒 她也剛出去，因為老不見你回來，她急得很，想打電話，家裏的電話又打不通，所以跑到外面舖子裏去打去，你是不是剛從雜店……

父 好好，去找你媽回來。

兒 （應聲下）是。

父（向助手）你坐下，阿貴。

助是。（坐在一邊）

父我趕快把這報告弄好給你交去。

助好的，好的。

父（一邊寫一邊在嘴裏說）這一次可真險呀！要不是有周大順子那班人在大街上放火燒得快，恐怕上岸的東洋兵全部都要完了。

助是的。

父周大順子這傢伙真有兩手，我打算明天賞他一點錢。

助不過主要的還是靠你事前計劃得週密。

父這也是的，（他寫好報告，指給助手看）好，就這樣簡單一點好了。哪，你看我還在這裏附了一筆，（唸）「這一次在羅的弟兄非常賣力，立功不小，明日請在活動費外，加給賞銀若干元為禱」。你看怎麼？

助 很好、很好。

父 你馬上交到日本領事館去，告訴那恆小鬍子，我明天一早去看他。

助 是，是。

父 （又在抽屜裏取出一張軍用地圖來交給助手）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說的，花了二百塊錢買的一張中國軍用地圖，你帶去一齊交給小鬍子。

助 是。

父 還有你以後來這兒，要是碰見我家裏的人，你就說，你有家事要找我談談。

助 好，好，我去了。（助手藏好東西下）

父 （寬了寬衣服，自己倒了一杯茶，正要打開抽屜的時候，忽然又叫回助手來）

喂，阿貴，還有件重要事情你可別忘記，你從日本領事館出來之後，馬上去告

訴周大鬍子，要他今夜十二點鐘領他手下所有的人到瀏河去，明天一清早就領

東洋兵進瀏河。

聽
是了。

(父親又喝茶，抽煙)

(有頃)

母 (在外面) 國梁，國梁，國梁呀！

父 (慌張的) 什麼事？

母 (踏進門看見父親在家也出之意外) 啊？……

父 國梁媽，什麼事！

母 啊！你回來啦！外頭……外頭有人抓人……

父 什麼？抓人，

母 是的。弄堂口黑黝黝的，看不大清楚，只看見兩個穿白鞋的，抓一個穿黑衣服

的……

父 真的媽？

母 怎麼不是真的，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我真急死了！

父 （馬上穿衣服）這個你別管。（拿起手鎗向門外走）

母 你上那兒去，

父 我出門口去看看。

兒 （穿然從裏房跳出來）不必去了，爸爸。

父 （愕然）呵！你怎麼躲在屋子裏？

兒 是的，我因為怕走過客廳時擾亂了爸爸和那客人談論家事，所以便從後面窗戶裏進來了。

父 怎麼，我的事情，你都聽見了嗎？

兒 不單是聽見，而且還看見呢。

父 （生氣地）你看見了什麼？你別胡扯，啊！

兒 一點兒也不胡扯。（把從助手身上搶來的東西給他看）東西已經在這兒了！

父（冒起火水）怎麼？原來是你這雜種……（舉起手撲過去）我收拾你……
兒（一把把父親的手擋開）來吧。

（父親追上去，兒子躲開，母親在當中擋住）

母 孩子，孩子，走開啊！孩子，他到底是你的爸爸呀！

兒 爸爸？他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漢奸，媽媽。

父 好，漢奸，你來吧！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我寧可一槍斃掉你。（掏出手鎗來）

母 孩子，走呀，孩子，你就不能讓讓你的爸爸嗎？（跑去推兒子）孩子，孩子……

兒 你知道嗎？媽呀，領導東洋兵去打羅店的，就是他，放火燒雜店，燒死外祖母全家的人，燒死幾千萬老百姓，打死幾千萬中國兵的罪魁，都是他，他是民族的公敵！

雜種，你說吧，你去報官吧！可是我馬上就收拾你！

母（去抱父親的腿）好了？國梁爸，你也息一息火吧？

父 老太婆，你放開！不然連你……（一脚把她踢開）

母（倒地大叫）菩薩，這是什麼世界呀！（父親拚命把槍口彎下來，對着兒子放，兒子死命抵抗，使他終不可得，結果轟然一聲，槍朝天花板上了）

母（大喊）啊！老天開眼吶。

特（持槍急上）幹什麼？幹什麼？（用槍對準父親）

父（一回頭看見特務員，呆了半天，洩了一口氣，全身軟下來）啊……

特 舉起手來，

父（瞪了特務員半天，好像還要同特務員相搏的樣子）你……

母（大讓起來）啊，老天開眼吶？

父（突然把槍往臺上一擱）好，看你們怎麼樣吧？

特 我們只要你去一趟。

父（反攻地）告訴你們，別瞧錯了人，你們有什麼證據？

特 證據？你還要證據嗎？

父 哼，（恐嚇地）恐怕你們隨便誣賴人家，才會進公安局呢？

特 好，看誰有資格進公安局吧？（向門外喊）老二，把人帶進來。

特助（在門外）是。

（特務員助手帶那個被手楷楷着的父親的助手上）

特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父（對助手相視，啞然，嘆了一口氣）唔……

特（揹着父親命助手）把他一起楷起來！

母（悲痛的向特務員）先生，真的要把他帶走嗎？

特 是的，李太太，你別難受，漢奸不剷除，終歸是害人的，他是中華民族的公敵，（向兒子）老李，我先把他們帶去，你回頭就來吧？你現在完成了你的第一個任務了。

兒 是的。

特（向特助手）走！（四人齊下，父親走到門口還怒氣沖沖地回過頭來，瞪了兒子一眼才下去）

母（悽愴地）孩子……………

兒 媽媽，你不要傷心，我寧願做一個忤逆的兒子，決不要一個做漢奸的爸爸。



黃浦月

地 浦東三衆碼頭

時 夜九時

人 禿頭阿三——水鬼，瘦骨嶙峋，四十餘歲。

朱阿七——水鬼，強壯，三十二歲。

沈地恭——前線觀察員。

中國兵——甲，乙，丙，丁……

日本中隊長，

日本兵——甲，乙，丙，丁……

便衣隊——甲，乙，丙，丁……

景 舞台右部爲碼頭，烟霧朦朧中可見停泊江面之日商煙囪及桅桿上懸太陽旗，燈光隱約，靠左部及台前置有麻袋等防禦工事。

開幕 開幕時槍聲隱約可聞，空氣異常嚴肅，碼頭上荒涼無人。

半晌 台後隱約傳來不成調的歌句，禿頭阿三身上背着鑿子，板斧及鉗子等上。他一面低低唱歌，一面就着酒壺喝酒，彷彿絲毫沒有感到戰爭的威脅。越唱越高興，竟然聳聲高歌起來了。（便衣隊甲，乙，丙……突然從麻袋後搶出）

便甲 站住！

（禿頭阿三突然吃了一驚，歌聲中途而截）

便乙 別動，你是誰？那一國人？

禿 我呀，請你看看我這一顆頭，一根汗毛都沒有，人家都管我叫禿頭阿三，我自己可常自比翻江鼠，一年三百六十日，總有三百天我是浸在水裏，道道地地的

中國貨。

便丙 哦，你是個水鬼呀！

秃 不錯，被你給說着咧。可是我要告訴你，我這個鬼跟他們那些鬼可不同，我這
個鬼是一肚子熱心腸，他們那些鬼可一肚子是壞心眼，比閻王還兇，比判官還

惡……

便甲 少廢話，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秃 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便甲 我？我們有事。

秃 我也有事！

便乙 你有什麼事？

便丙 （冷不防把秃頭抓住）你是什麼人，漢奸還是探子，快說！

便甲 別管他，快搜搜。

便乙 搜！

秃 別忙，我有通行證。

便甲 在那兒？

秃 這兒，這兒。（指口袋）

便乙 從口裏把通行證取出瞧瞧（看了一遍）哦！你是。

秃 是的，是的，你看，現在你明白了。（便衣丙把秃頭放開，稍停，遠處有砲聲）

便乙 真奇怪，砲聲越來越遠，大概是鬼子們真是快肅清了！

便甲 不，害怕。

便丙 害怕，……你還沒有見過他們對老百姓那股兇勁呢！

便甲 只是對老百姓，對沒有武裝的老百姓，對沒有抵抗能力的難民們，他們的：

……

秃 這話不假，前天哪，哦，是大前天，我從開北逃出來，我們一夥一大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邊躲槍彈，一邊往租界裏逃，逃着逃着，碰到幾個鬼

子兵，看樣子是在綫吃了敗仗，逃下來的，本來已經不成樣子，可是一看見我們，那股勁就大了，用槍刺子這們一擣，跑在前面的都倒下了。他奶奶個雄，有一個小孩子，嚇得一哭，他們便連小孩子也用槍給打了。那孩子才九歲，九歲呀，孩子的媽仆在孩子的身上，也不哭，也不動，就像跟孩子死了一樣。他奶奶個雄，祇這一事我禿頭也跟鬼子拚定了。

便乙 你什麼時候動手呵？

禿 動手嗎？也就快了！

便乙 你不怕嗎？

禿 怕，怕什麼？怕扁，我禿頭也看透了，日本鬼子打過來的時候，也絕不會因為我是老禿，就不要我的腦袋，到那時候，想活可就難了。趁着還沒被砍了頭，還留着這們一口氣，我就得盡我的力量，我非把鬼子船通幾個窟窿不可！

便甲 好！老兄，有種！

便丙 連你們老百姓都這樣盡力，我們當軍人的非跟狗狼養的拚死命不可了！

便乙 對了，我們是除了拚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什麼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狗屁！

！等到中國人都做了日人的奴隸，還能講什麼親善嗎？

便丙 還能講什麼共存共榮嗎？

便甲 哼！

（禿頭東張西望）

便乙 你望什麼？

禿 我望我一個同伴。

便甲 你們一共幾個人？

禿 八個人。有幾個在別的碼頭下水，我跟一個朋友在這三號碼頭。

便丙 就算這三號碼頭離那幾條商船最近。

禿 可不是。可惜出雲艦跑了，要不然我倒碰碰它，看它到底怎樣？

便甲 你別小看這六條商船，這上面藏着幾萬包米呢。

便乙 幾十尊砲。

便丙 還有幾千鬼子兵呢。

便甲 並且，告訴你吧，老兄，他們還打算在今天夜裏登陸呢。

秃 登陸，他們就死了吧。我非讓他們全都喂了王八不可！

便丙 怎麼，你想把他們這六條商船全弄沉了嗎！

連 不全弄沉，還給他們留下一條嗎？

便丙 不，老兄，我們的野心也不能過高，要是沒有全弄沉的力量，就弄沉一條兩條也是好的。我們能夠毀掉敵人一條船就是減少敵人一份力量，我們就多一份勝利的把握。我們要穩紮穩打，得一步就進一步，那怕戰事延長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要緊，要勝利就該是真正的勝利，使得日本鬼子在中國的毒害絕了根，斷了種。

秃 你們不說鬼子要登陸嗎？要真的登了陸……

使甲 我們要把他們完全消滅！

秃 哦——（懷疑的四外張望）

便乙 你以為我們這幾個人力量不夠，是嗎？告訴你吧，這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一處沒有我們的軍隊，只要他們一上來……

秃 （領悟的）我曉得，我曉得！

便乙 可是你們那位朋友怎麼還不來呢？

秃 我也奇怪啦。

便丙 不會不來了吧？

秃 不會，不會。我的這位夥計呀，別看他年紀輕，本領可比我大。這種本領啊，

真是翻江搗海，比我強。你就是把他五花六綁，綁個結結實實，扔在水裏，

淹不死他。他在水裏可以住三天三夜，睜着眼睛可以看見一丈遠近。你想，這些

船還有活命嗎？

（禿頭焦灼的向兩傍張望，大聲的吹着口哨）

便乙 （厲害的）別吹哨子！

（禿頭還沒有來得及停止，船上已經搶先的向岸上開了一排槍。）

便甲 快，臥下，散開！

（禿頭與便衣等均急忙躲麻袋背後，半天，禿頭探出頭來 慢慢的走出，船上

又是一排槍，禿頭又躲到麻袋後面。）

（半天無動靜）

（衆人偷偷溜出）

好險呀！

便丙 老大哥，這一點你可不行咧，在這種地方，千萬不能吹哨子。一吹哨子，鬼

子就知道我們是打暗號的。

(稍靜，遠遠的有一個人悄悄的上)

便甲 站住，誰？

秃 (急忙招手) 嘿，阿七，你怎麼才來呀？

阿七 啊，秃頭老哥，是你呀，可把我給嚇壞了！

秃 你可把我給急壞咧。要是你再等一會兒不來我就要罵街咧！

阿七 你就在這個地方等我嗎？

秃 是呀，我等你快兩個鐘頭咧。

阿七 (把秃頭拉在一邊，低低的說) 這地方可險透了，方才我來的時候，子彈在頭頂上烏烏的直飛，一個不留心，就得要了命。並且我方才聽人說，船底下還

有電網呢！

便乙 這位就是翻江搗海的英雄嗎？

秃 不錯，就是他。你看，多高，多壯？

阿七 老大哥，你先別誇獎我，我以為……

秃 你以為事情在幹不在說是不是？就憑你們年輕人這份精神，也不會亡國呀！

便丙 方才我聽這位大哥說，你先生能在水裏住三天三夜，真好本領！

阿七 不敢當，不過我覺得……

秃 你覺得我們現在到幹的時候咧，是不是？好，就幹吧。我秃頭沒有別的，年紀大點總要走在你們年輕人前面，要死我先死，留下你們年輕人好多活幾天，讓我

先來……

阿七 不！我……

秃 你還要搶先嗎？有種，老大哥讓給你！

便乙 你老兄真不愧是我們中國人。

阿七 不，不是這個意思，鬼子們的船底下有電網。

秃 就是有電網我們也要拚他一拚呀。

便丙 對咧，我們在前線的弟兄們也全部抱着拚死命的意思。儘管鬼子們的大砲在轟，儘管鬼子們的機關槍在掃射，我們照樣的衝鋒。你死了，還有我，我死了，還有他，他死了，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我們非把鬼子趕出中國不可，非讓平鬼子的狗窩不可，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死光，總也要擾得他們不能安靜！

秃 好，老弟，你說得好，你說得好，等到把鬼子趕出了中國的時候，老哥請你喝一鍾，喝一鍾！

阿七 可是人家有電網啊！

秃 有電網你怎麼知道？

阿七 我聽說。

便甲 怕不一定吧，我們在沒打的時候，也聽說鬼子的大炮怎麼怎麼厲害，飛機怎

秃（發急的）阿七，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七 怎麼？

秃 你要是真的害怕，我秃頭就先跟你拚命！

阿七 我倒不是怕，我是有點……

秃 有點什麼？

便乙（調解的）這位老兄，你是給漢奸騙了。鬼子們頂沒種，你越怕他，他就欺越負你，你娶一打他，他就要給你磕頭咧。他們倒是有大砲，可是只會無目的的亂轟，他們倒是有飛機，可是却會在千米以上的天空飛。他們沒有一個不怕打仗的。我們呢，沒有一個不想拚命的。只有漢奸，才怕鬼子。鬼子有什麼可怕的？還不是一個頭兩個眼睛嗎？

秃 對，老弟，你說的對，你說的對。那麼，你說你剛才說的「有點什麼」？倒底

秃 怎麼，難道是她不教你幹這件事嗎？

阿七 這件事？不，不，我始終也沒敢告訴她，我怕她知道了難過。方才我出來的時候，她追着我直問，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我看她害怕的那個樣子，我就也害怕起來了！

便丙 真是豈有此理！

阿七 我知道你們要笑話我的，可是我，我……

秃 你中途變掛了？

阿七 萬一我這一下去死在水裏上不來，你想她怎麼辦，她會怎麼辦？我們結婚才五個月，況且又有了孕。

秃 那更好了，你就是死了也有後了。

阿七 不，不，我要死了，孩子生下來會管別人叫爹爹的。

秃 (氣憤的) 所以你想現在寧肯自己管鬼子叫爸爸了，是不是？

阿七（激動的）瞎說，我阿七也不是歹種，我阿七也恨鬼子……

秃 分明是個濃包，還不是歹種。

便甲 朋友你想想看，我們在前線作戰的軍人，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前線上慘死的老百姓，又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東四省，在北平，在天津，那些已經被鬼子宰割的土地上，千百萬的同胞，又那一個沒有家，沒有老婆孩子？難道你的老婆孩子就這樣的值錢嗎？你的老婆難道不可以跟你一道上火線嗎？等到鬼子真打到你的家的時候，你的家還保得住嗎？秃 對呀，是呀，我們這八個人裏面難道就你一個媳婦嗎？

便乙 朋友，放明白點，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血才會換來的！

秃 跟這種濃包講什麼，我以前白抬舉你了。算瞎眼，我走了，你回家抱你媳婦去吧！

（他急忙的跳到水中，阿七始終一語不發，彷彿內心激動得很厲害，這時忽然大呼「等等我」！）

便乙 怎麼，你想鬧了嗎？

便丙 （指江中的船）你們看船在動了！

便甲 鬼子們已經在準備了，我們躲開吧！

（三人欲下）

阿七 等一等，

便乙 哦！

阿七 （沉重的）我也要去了。

便甲等………

阿七 要是我死在水底下，請你們千萬到我家裏去送一個信……就說……我已經……

……我住在周家嘴十六號……我的媳婦叫……叫阿桂。

便甲 好朋友，放心吧，要是今天這一仗打下來，我們還活着，我們一定把信給你帶到！

阿七（欲下又止）還有，還有……：……她叫阿桂，（躍入水中）

（四人稍靜）

便乙 你們看，當中那一隻往這邊靠來了，弟兄們，我們等着幹吧！

便甲 我們一定再捉幾個活的。

（三人下）

（稍停，一日兵隊長攜四日兵鬼鬼祟祟的上）

日兵甲 還好，這兒什麼人也沒有。

隊長（向日兵甲）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甲（猶豫不前，終向日兵乙）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乙（更爲恐懼向日兵丙）喂！你去吧，看看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內 (向前走了兩步，終於莫明其妙的退回來向日兵丁) 還是你去吧！我給你

巡風！

日兵丁 (嚇得不知所措) 我……我……我……

隊長 (大怒) 混蛋，難道還要我去嗎？你們四個都去，讓我……我……個人給你

們巡風！

(四兵無奈的走向前去，一會兒就捏着一把汗跑回來。)

隊長 (作一個要跑的姿勢) 怎麼樣？

日兵甲 前面一個敵人也沒有？

隊長 (立刻威嚴的) 我早知道一個敵人也沒有，沒有道理，中國兵看見我們來，

都嚇跑了，好，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交差了。

日兵丁 可是隊長，我不懂，我們從東京動身的時候，不是說帝國軍隊已經佔領了

上海，我們是來接防的嗎？

隊長 所以中國兵才一個也沒有。

日兵丁 那時候上面命令說，中國兵已經退出上海了。

隊長 可是他們也會……：

隊兵丙 難道是又反攻回來了嗎？

日長 胡說，帝國軍隊佔領了的地方，中國軍隊還能攻進來嗎？

隊兵乙 那麼爲什麼？——

日長 沒有爲什麼！不準亂開槍。

日兵乙 是！

隊長 不過，我也有點奇怪，一向以爲不值一擊的東西，這次彷彿也利害起來了！

日兵丁 我們就是想請隊長說明——

隊長 我不說，這是策略的問題，策略 懂嗎？

日兵丁 ……：

隊長 帝國天皇是沒有錯的。佔領中國是我們的職責！別的，我們什麼都不准管，

儒賴天皇，這是我們的義務。

日兵丁 是！

隊長 （突然大驚）那是什麼東西？

日兵甲 （也吃了一驚）彷彿有人在動？

日兵乙 進到我們面前來了！

隊長 （恐怖的）臥下，趕快向菩薩祈禱！（大家均臥下祈禱）

隊長 退！

（大家向岸邊退）

隊長 彷彿有槍子響！

日兵丁 （站起來）隊長，什麼也沒有！

隊長 （驚異的）啊！

日兵「四面都很安靜，的確什麼也沒有。」

隊長（也慢慢地站起來）果然，果然，謝菩薩保佑！（突然嚴厲的）方才是你們誰起頭的？

日兵丁 是隊長！

隊長 混蛋！怎麼是我，分明是你！

日兵丁（向甲）是他！

日兵甲 我……我？

隊長 這簡直是我們帝國軍人的恥辱！

（大家應「是」！）

隊長（神氣的）週圍都很安靜，一個中國軍人也沒有，帝國軍隊可以快快活活地

登陸了，好，歸隊！

（衆人應「是」！）

(四兵殿後，隊長當前，齊下)

(台上靜寂)

(從北四川路一帶傳來稀薄的槍砲聲。)

(便衣甲隨一巡視員上)

便甲 他們兩個人都是從這兒下去的！

巡 大約在什麼時候？

便甲 半點鐘以前！

巡 那麼也是時候了。

便甲 恩！

巡 聽說一二八的時候，十九路軍也沾過他們的光的，可見大家齊心，集中全力，人力也可以戰勝機械的！

便甲 是的！

巡 今天晚上日本兵一定會上岸的。大家都不准輕舉妄動，大家都不准多發一鎗一彈，要安心的埋伏着，等到信號一響，不准一個後退，大家要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

便甲 是！

巡 信號你們已經曉得了吧！

便甲 曉得了。

巡 就是三聲重炮。只要聽見自己陣地裏三聲炮響，接着一聲衝鋒號，大家就要立刻把敵人包圍。

便甲 實際上，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包圍裡了。

巡 可是他們自己還以為很聰明呢！你看他們的船上，一點燈火也沒有，好像很機密的樣子！

便甲 你看，鬼子的船又動了（望）

巡 他們也該動了。

便甲 彷彿船身搖擺。

巡 (緊急地) 大概是我們的水鬼得手吧!

甲 一定是，一定是。船上鬧起來了!

(船上一陣鼓噪聲)

(稍停即寂)

甲 怎麼?

巡 (始終在用望遠鏡瞭望) 不，他們在忙着搬運東西，船身漸漸下沉了，……

啊………那是什麼?

甲 什麼?

巡 有一個人被捉了!

甲 我看!

巡 (把望遠鏡給他)

甲 這是那個擔心媳婦的人。

巡 怎麼！

甲 他沒有決心！

巡 你的意思是，是他會不忠實他的職務，把他的貝爾出賣嗎？

甲 說不定。

巡 (無語，台上沉靜)

(這時江中突有一重砲轟聲)

甲 他們開砲了。

巡 啊！他很堅決，不愧一個中國人！

甲 怎麼？

巡 你看，他們不是用重砲作掩護，預備登陸了嗎？

(又一砲，以後陸續不斷，)

巡 散開，記住，等信號。

(巡哨兵，迅速跑下)

(又一聲砲聲)

(船上鼓噪聲)

(許多日兵持鎗衝過)

(中隊長和日兵甲乙丙丁擁阿七上。阿七已經遍體鱗傷)

隊長 前面有沒有中國兵？

阿七

隊長 把他綁在這根路燈上？

(日兵把阿七綁上)

長 給我狠狠打！

(日兵甲，以鞭抽阿七，阿七痛喊，至十數下的時候，隊長把阿七止住)
長 你難道不想嗎？

阿七 (閉目不語)

長 你難道，不想你的老婆嗎？

阿七 (突然睜開眼睛，掙扎)

長 (有意的) 你的老婆也許很漂亮呢！

阿七 (慘痛的) 啊！阿桂！阿桂！

長 你說呀！說呀！

阿七
.....

長 (大怒) 打死他！

(日兵甲，舉鞭抽了兩下)

(許多日兵衝過)

長 你看，我們帝國軍人的威風！說：岸，一點阻碍也沒有，你還不覺悟？

日兵甲 打死他算了。（方舉鞭欲打）

日丁 隊長，你看五號船怎麼了？（五號船下沉了起來）

長 怎麼着火了？

日丙 着火了。

（船上大亂）

（火燃燒）

阿七 （含笑）嗯！也叫你們看看中國軍隊的威風！

長 （拔出手槍方欲擊）跑過來。

（遠處一聲砲響）

長 （一驚）那兒砲響？（又一聲）

日甲 （惶亂的）又一下。

(又一聲)

日丁 又一下！

(衝鋒號響起)

長 怎麼？糟糕，中國軍隊來了。

(四面八方喊殺聲又起)

(機關鎗掃射)

(日本兵狼狽退回)

日甲 糟糕，中計了！

(日兵哭號聲)

日乙 媽呀！

(日兵在機槍掃射下有死傷)

日兵將軍 下船，下船。

(日兵搶先下船，有落水者)

(隊長及日兵，甲乙丙丁上)

長 (焦急的) 船燒了！

日甲 媽呀！

(突然日兵皆大驚癡呆)

(船上燃燒甚烈)

(船上人語「船漏了」，「天啊」，「菩薩保佑啊！」，「媽呀！」，「火火火？」)

(船越沉越下)

長 我們怎麼辦呢？

日甲 躲開！躲開！

(又一陣機槍掃射)

乙 中國兵來了！

(日兵均躲避)(中國軍隊上)

便甲 鬼子都死絕了嗎？

兵甲 搜搜看。

兵乙 還有三條船沒沉呢！

便乙 讓我來。(他砰的一聲，擊中船桅。太陽旗飄下)

兵甲 我們撕掉他們的太陽旗。(衆人把太陽旗撕碎)

兵乙 我們搜他們鬼子兵！

衆人 「搜，搜，搜！」

便乙 (見阿七)喂，這不是——(呼喚)朋友，朋友！

便甲 (趕緊把他放下)喂，朋友，朋友，你真的要讓我們去給你的愛妻送信嗎？

阿七 (漸漸醒來)

便丙 怎麼樣？

阿七 (突然站起) 我們勝了嗎？

便乙 日本兵已經逃跑了。

阿七 好，好！

(這時中國兵，揪隊長及日兵上，隊長等戰戰兢兢的)

(一齊跪下磕頭如搗蒜)

長 中國老爺饒命吧！

衆日兵 饒命吧！

阿七 哈哈，這就是你們帝國軍隊的威風嗎？

兵甲 弟兄們，瞄準。

(衆兵，一齊向日兵瞄準)

(衆日兵磕頭，「饒命吧」)

兵甲 預備

(衆兵一齊上槍)

(巡視員從人羣中躍出)

巡 弟兄們，不準放。

長 大老爺，饒命吧！

巡 弟兄們，把他們全帶到司令部去！

衆人 是，是！

長 中國老爺，饒命吧！

日甲 我們都受了騙了。

日丁 我們並不要打戰。(牽下)

(兩水鬼從水中出)

禿頭 諸位弟兄，鬼子的船全沉了，船上運有一船大米，大家去搬米呀！

阿七（激昂的）搬米去呀！搬米去呀！（羣衆擁下。）

（這時台上突出一木板，上寫紅字！

1.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反對侵略戰爭！」

3. 「不怕敵，不輕敵，才會真正的勝利！」

4. 「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保衛祖國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5. 「最後關頭，人人都應該抱着犧牲的決心！」

6. 「我們要展開全面戰，持久戰，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

7. 「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七塊木板把台的下部遮滿了。日船桅桿上，青天白日旗，漸漸飄起，羣衆聲揚溢。）

——幕落——



再 上 前 線

凌 鶴

在一個醫院的門口，看護員和一個受傷已療愈的兵在那兒談話，談話的聲音不高，似乎不願給旁人聽見，因為路上的人不斷來往的原故。

兵甲 施小姐。

看甲 唔，什麼事？

兵甲 沒有什麼。（少停）今天十幾呀？施小姐。

看甲 怎麼？你忘了今天是「九一八」呀。

兵甲 不，我問的是今天陰歷是十幾？

看甲 哦，我懂了，你想過中秋是不是？那是明天哩。

兵甲 （遠遠的砲聲）不，誰還有心思過中秋呢？前綫打得那末利害，我是說……

看甲 你有點不大樂意是？可是別人在家裏過中秋，你到戰壕里去賞月也很不壞呀。

甲兵 你真愛說笑話，施小姐。不過這也很有道理。戰場上的月亮不會比人家洋樓上院子裏的壞，機關槍和大砲就當做是放鞭砲罷。並且比鞭砲響得多，熱鬧得多，不過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

看甲 得啦！還有什麼說的呢？我知道你有點不願上火線去是不是？

甲兵 沒有的事，傷好了自然得歸隊，龜孫子才怕跟日本矮鬼打！老實說，大爺們總算跟他們兔崽子泡上了，他一刀來我一槍，誰也不含糊誰，誰掛彩了躺到這醫院里來，有你們小姐跟我們治好，醫好了再去跟他們拚，拚他媽的三年五載，趕明兒讓兔崽子一個個跪在大爺面前討饒，不教他們讓出上海才怪呢？

看甲 好，這才有種，這才是中國的軍人！

兵甲 可是我是八月中秋生的，明天……

看甲 哦，明天是你的生日哩，難怪你有動……

兵甲 這也沒有什麼，在戰場上過生日也不是這頭一次了。

看甲 好罷！你在這兒等着吧，一會兒就有卡車來接你們的。（欲下）

兵甲 （攔住她）我還有幾句要緊的話想跟你談談，你……你很忙嗎？

看甲 不要緊，你說好了。

兵甲 我早就想跟你說的，可是……

看甲 什麼？

兵甲 可是，我怎麼說才好呢？我，……

看甲 說呀，怕什麼呢？

兵甲 記得你？（有點害怕他有了不良念頭，可是到底鎮定着）

兵甲 你還認識我嗎？施小姐。

看甲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看護了你一個多月，怎麼能不認得呢？啊，對啦，

你說過是河北馬廠人，我們還是小同鄉哩！

兵甲 不單是同鄉，你知道我姓王，有個叫王小二的，你還認識麼？

看甲 王小二？啊「王小二過年」，我看戲的時候聽過這個名詞的。

兵甲 你又跟我開玩笑笑了。說正經的，你小的時候許配過王小二，你還記得嗎？

看甲 （很驚奇的看着他）

兵甲 你還記得這回事麼？

看甲 記得，可是早已跟他解除婚約了。

兵甲 是的，那時你在學堂裏念書，他只在鄉下種田，你看不起他，……

看甲 算了罷，這事情你還提他幹嗎？

兵甲 我就是王小二，你還認得？

看甲 認得。

（正在這時，看護乙走來）

看乙 施小姐，你在這兒啦，我那兒沒有找到。

看甲 找我幹嗎？

看乙 她們說四頭等傷兵同志上車到前線去的時候，我們看護都出來送行，你贊成嗎？

看甲 贊成，這還不贊成嗎？

看乙 好，那我跟她們大家說去。（下）

看甲 （對兵甲）我認得你，我們小時候不是見過麼？你到這兒的第三天想你的話，我就知道你是誰；我懂得你也知道我是誰。不過我不想說出來，過去的事還提他幹嗎呢？

兵甲 本來我也不打算提的。不過我今天得走了，以後不見得還看見你。（少停）真是奇怪得很，十多年來我找吃糧了，你在醫院里做事，各走各的路，想不到我受了傷，還有福氣讓你照扶我一個月。

。我們是不愛客氣的。

兵甲 我並不是客氣，我只覺得從前我很恨你……

看甲 你恨我？

兵甲 怎麼不恨你，你那時候看不起我，你不肯嫁給我，現在想不到你這一個月待我很好。

看甲 那我不是說過嗎？咱們都是爲着救國，爲着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咱們的行動是大公無私的。

兵甲 可是你看不起我！

看甲 這又有什麼呢？以前也許我不懂得你，因爲我不知道你今天會成功。個民族的戰士呀！假使那時候我知道你能這樣勇敢、那……

兵甲 怎麼，你能嫁給我是不是？

看甲 得啦罷，你怎麼說這樣的話？（欲走）

兵甲 （攔住她）沒有什麼，老實說，我不能娶老婆，我不是又要到前線去麼？

看甲 這樣很好，以前的事，我對不起你，不過這一個月來咱們的感情總算不錯，在統一救亡的意義上，咱們沒有冤仇，咱們之中，誰也不該瞧不起誰，祇有漢奸賣國賊，才是咱們的冤仇，只有不敢跟日本打的鬼子才給人家瞧不起。

兵甲 你這話很對，從前我恨過你，可是現在我很尊敬你，從前咱們是仇人似的，可是現在咱們是好朋友了。

（看護乙，丙，丁，戊，己，庚，辛簇擁着傷兵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多人上來，大家嘈雜地談着。）

兵乙 各位小姐，不用送了，咱們再見罷！

看丙 不，我們應該送你們的，我們應該祝福你們再上前線爭取最後的勝利。

兵丙 對，這兒是咱們的家，咱們再掛彩了，再回到這兒來。

兵丁 放你的屁！你才會再掛彩哩！

兵戊 對了，我情願在戰場上打死，再不願躺到這床上來活受罪。

看了 怎麼啦，這兒我們待你們很壞麼？

兵戊 那不是這末說，躺在床上多悶人呀，一下給打死了，倒痛快得多。

兵己 這不對，咱們並不是怕死，咱們可不能隨便給鬼子打死，咱們掛彩了，在這裏醫好了，再上前綫，難道這不是很合理的麼？

兵庚 嚇，這次去，我一定得殺他媽的幾十個東洋鬼子，反正我自己也拚了性命不要了。

看了 好，英雄！

兵辛 我吃了一年的糧，掛了五次彩，可是沒死過一次。

看了 嘻嘻，你這人真有趣。

兵辛 本來是這樣嘛，算得什麼，掉了一塊腸袋碗大的疤，這一次給打死了，本

還得跟鬼子打。

看丁 好，英雄！中國有了許多新英雄，不怕鬼子不給咱們打得跪下來討饒。

兵庚 好！咱們弟兄都是中國的新英雄。

看護全體 擁護咱們們中國的新英雄！

看己 各位弟兄，不要忘記了，今天是九一八哩！

傷兵全體 （兵甲除外）九一八！

兵甲 可不是九一八，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兵把咱們十九軍的弟兄在豐台從日本人的槍刺下，過去向日本兵賠罪，弟兄們的眼睛裏，誰都流着眼淚，可是今年九一八，今天！咱們上海的弟兄們，跟鬼子們幹上了，咱們得把鬼子們打得叫媽

媽！

看庚 這樣說，我們今天歡送諸位弟兄到前線去，這是多麼有意義的紀念呀！

兵乙 對，用咱們的血來紀念今年的九一八！

兵甲 好！你這話太有意思了！我們的新英雄是不怕死的，我們新英雄的鮮血，得把全中國染得通紅！（衆鼓掌）

看乙 各位姊妹們，現在我們來唱支歌歡送我們的新英雄好嗎？

看護 贊成！

（她們合唱——「紀念九一八」「救國軍隊」及「打回老家去」，到後來傷兵也跟着唱）（遠遠的有砲火聲機槍聲）

看乙 聽！大砲聲又在響了，現在是咱們用戰爭來洗刷六年來的恥辱的時候了！我們來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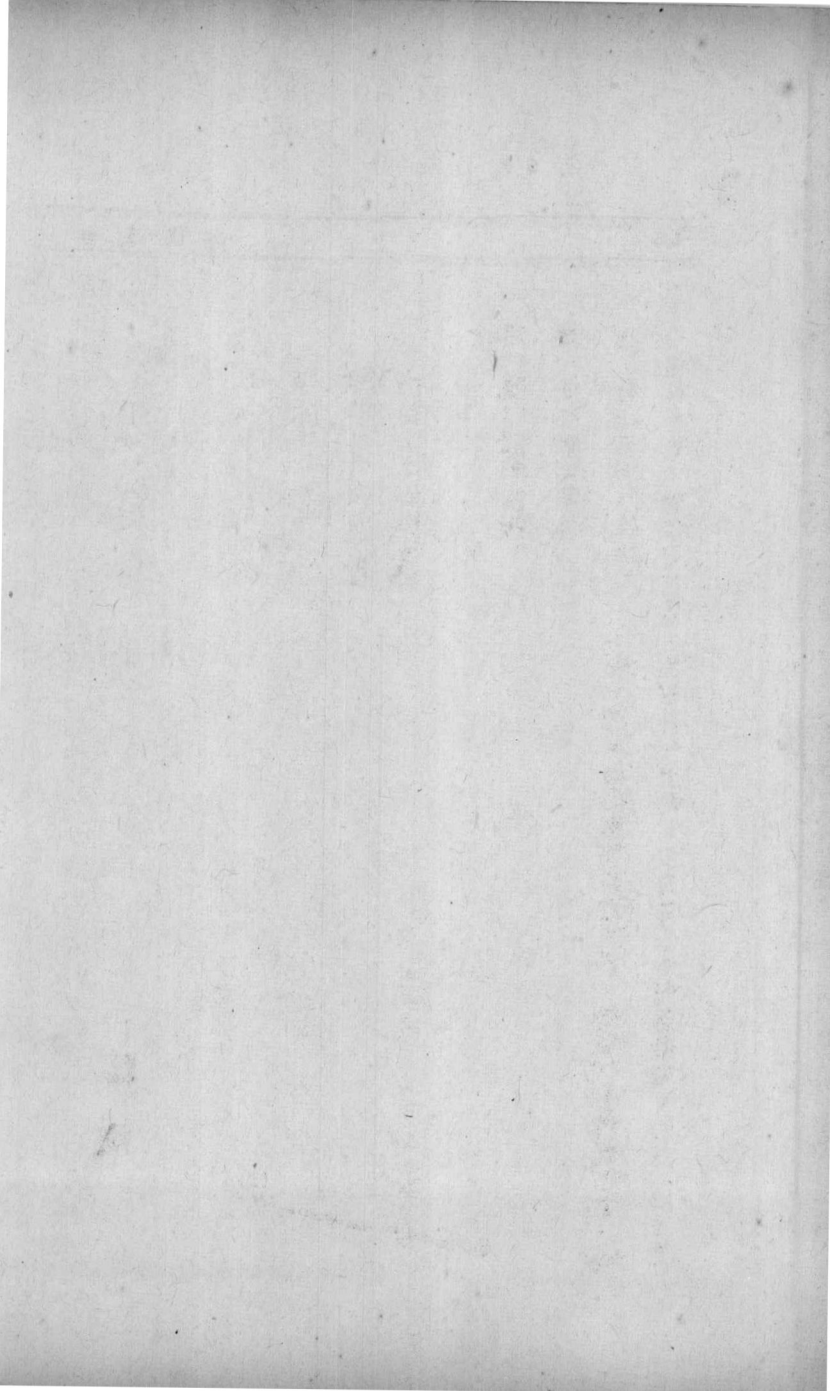
用我們的血來紀念九一八！

擁護政府抗戰到底！

中華民國萬歲！

（最後傷兵們合唱着丁璫凌鶴合作的「衝鋒歌」，在砲聲隆隆中，他們的歌聲愈雄壯了。）

——幕——



打鬼子去！

煤荒

人 老人——五十來歲

其女——十五六歲

其子——廿一二歲

鄰婦——廿四五歲

日兵甲、乙、

時 蘆溝橋事變後。

地 北平戰區的後方。

景 平民屋內：台左有一小窗，可以望得見鄰近的住戶，稍左一小門通街道。台中有方桌，兩旁有方凳，台右有一土坑，坑旁有一小門通裏屋。

幕開時 室內燈光暗淡，在鄉間農家睡得很早，所以周圍都很沉靜，只有遠處不斷地傳來一陣陣的大炮聲，女——姑娘站在窗邊，窺望着窗外，然忽兩聲大砲，把她吓回來了。

女 打吧，打吧！總有一天會把你們這些鬼子們全打死的。她慢慢地退回桌邊，懶懶地坐下，拿起桌上的活計來做，忽然門開了，她驚慌地站起。）

女 噯！誰？

（鄰居張大嫂悄悄上）

張 是我，三姑娘。

女 你呀，吓了我一大跳。

張 怎麼，就剩下你一個人在家嗎？

女 不，爸爸在後面躺着呢！

張 你真胆大，門也不關就這麼一個人隨隨便便地坐在這兒。

女 那怕什麼！

張 那怕什麼，三姑娘！這兩天日本鬼子鬧得可有個樣兒了，你難道不知道嗎？

女 誰說不知道，我爸爸頭上那個瘡口兒，到現在還沒有好呢。

張 哦！我倒忘了，他老人家好了一點沒有？

女 好了一點，他老人家真是，老怪自己不該去瞧二哥。還說要不，怎麼會讓鬼子打了呢！你瞧，我二哥被拉去了這麼些日子，就不該去瞧瞧嗎？

張 你二哥還沒有回來嗎？聽說咱們村子裏有有些人從戰壕裏逃出來了。

女 是嗎？我二哥可不知怎麼了。

張 我正是來跟你打聽打聽的，要是你二哥回來的話，我問問他小寶的爸爸究竟怎麼了。

女 張大哥也許會跟我二哥一齊出來的。

張 唉！真叫人着急，到現在都沒有回來過一次。聽說每天跟日本鬼子挖戰壕，積

子彈，做不動就用鞭子打。唉……我就老想去瞧瞧，可是小寶那孩子老是纏着。我再說我又是個婦道人家，那兒敢隨便往外跑呢！

女 日本鬼子真不是東西，昨天聽我爸爸說前天還跟咱們村裏娶年輕的娘兒們呢。

張 還用得着娶嗎？昨天晚上有三個日本兵，不知怎麼一撞撞到劉四爺家裏去了，把那位三媳婦糟蹋得可了不得，可憐人家守了那麼些年寡，急了，半夜裏就用剪子活活的把自己絞死了。這種樣子，咱們還敢出門兒呀，躲在家裏都提心吊胆的呢。

女 難怪我爸爸不讓我到前面來，老是要我躲在後院子的草堆裏，可是我實在悶得慌。

（其父在裡面叫着）

父 三姑娘！三姑娘！

女 爸爸！我在這兒呢。

父 我知道你在那兒，可是我叫你在那兒的？

女 我在這兒跟隔壁張大嫂在說話呢！

（其父頭上包着白布，手裏拿着煙桿，叨叨地出來。）

父 就是張大嫂不來這兒，你也是會到前面來！

張 您起來啦！

父 唔！來了！坐坐，（仍舊把話放在女兒身上）老是不聽話，如果日本兵來了看你往那兒躲。

女 爸爸！你聽我說啊！

父 得啦！你那麼一套我早就知道了。

女 你知道什麼啊。剛才，張大嫂說咱們村裏有好些人從戰場裏逃出來了，我二哥不知有沒有逃出來。

張 是啊！我聽見劉大爺那麼說，我趕忙跑來問問你家二哥回來沒有？唉！陳、爺

。真教人急壞了，小寶的爸爸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過。次，連死活都不知道。

女 爸爸！你應該出去瞧瞧。

父 我出去瞧瞧？難道我那天還沒有挨夠打嗎？別再跟我什麼二哥二哥的，誰叫他不聽我的話？

女 這那能怪我二哥呢？只怪日本鬼子不講理啊！你那天出去怎麼也讓鬼子兵打了呢！這是誰讓你出去的呢。

父 看你這張嘴，當人不當人就這個樣子，跟你二哥可學出什麼好樣兒來。他爲什麼不出去打鬼子，現在鬼子沒打成，倒給鬼子拉了去，真是報應報應。

女 你瞧着我二哥，說怎麼幹，他一定會幹的，他不像你讓鬼子打了，還怪自己呢！

父 你這丫頭！

張 得啦，三姑娘！少說一句吧……（對老人）可也真是的，再不把鬼子兵趕走

，這日子也真沒法過了……當家的給拉去跟日本兵挖戰壕槓子彈，準備打我們中國人，家裏連死活都不知道，莊稼活也就不用想了，娘兒們呢。坐在家裏，連門兒也不敢出。還常常給他們糟蹋個够，……唉，這種日子怎麼過下去啊！

父 反正咱們人總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女 等日本鬼子自己逃走就好了。

父 ……

張 我真不懂，陳大爺，爲什麼中國軍隊還不打過來！

父 總該打了吧，可也難說，——東四省不是一鎗沒放就讓了嗎。我看這樣下去，北平也難保了，咱們還往那兒逃呢？

女 還是我二哥的話對，得大伙兒起來把鬼子兵趕出去。

父 那兒有那麼容易的事。

(外面的砲聲忽然响了兩下)

張 嘎嘣！又放砲了。

(在砲聲中夾雜着日兵的嬉笑)

女 那是日本鬼子。

張 (想起自己的孩子) 啊！小寶那孩子這一個人在家呢！我得回去了。再見再見吧！

(鄰婦匆匆下，三姑娘偷偷地又跑到窗邊去窺望。老人無聊地抽着煙，自語着)

父 唉！這日子怎麼樣過呵！高粱地被砍了，青年人被拉去挖戰壕，娘兒們給他們糟蹋……唉！這日子沒法過囉！（忽然看見其女還在窗邊窺着）還不去睡，望什麼。

女 ……

父 到後面睡覺去吧！時候不早了。

女 唔……

父 聽見嗎？到後面睡覺去！

女 不，我再待一會兒。

（女忽然望見什麼東西，連忙向父招手。）

女 爸爸！你快過來瞧，有兩個日本鬼子去敲張大嫂的門啦！

（幕後傳來一陣急切的敲門聲）

（父連忙也跑到窗邊）

父 什麼？日本兵跑到張大嫂家裏去了？

女 呀！他們把門打開了。（驚慌）

父 不要怕，爸爸在這兒。

（幕後，張大嫂哭聲震耳。）

（女往門外跑，被考人拉住。）

父 你往那兒跑。

女 我去瞧瞧小寶。

父 這哪能去，傻孩子！

（女又回到窗前，望着窗外。）

（忽然看到可怕的事，大聲的叫起來。）

女 啊！爸爸！那兩個日本鬼子刺了小寶一刀。

父 唉！好孩子，別看了，睡覺去吧！

（父把女拉到桌邊坐下）

女 日本鬼子真狠心，小寶那樣可愛的孩子，都要下手砍他……（哭）

父 別哭了，到後面去睡吧！

女 你還說等他們自己逃走呢，可是他們再不走，咱們也不用想活下去了。

父 想不到他們像一羣野獸似的。

女 我恨死了他們！

父 好了，去睡去吧！

女 我不！

父 還待着幹嗎？時候不早了。

女 我要待在這兒。

父 等一會，日本兵也許會撞到咱們這裏來的。

女 來了我咬也咬他幾口！

（台後傳一陣癡笑）

（張大嫂抱了死孩子進來披頭散髮，面色蒼白。）

（父女兩都驚覺立起）

女 張大嫂！

張 哈哈……你瞧，我究竟把我的孩子搶過來了。哈哈……小寶，好孩子，不要怕，媽媽在這兒。不要怕，睡吧！在媽媽懷裏睡吧！……好孩子！鬼子兵走了，那兩隻野獸，乖孩子，長大了可記得去打鬼子兵啊！……孩子！叫聲媽媽啊！爲什麼不叫媽媽呢？叫啊？叫啊……

女 （胆怯地對父）爸爸！張大嫂有些瘋了。

父 不要緊，也許息一會兒就會好的。

張 哦！……我的孩子早就醒了，好，媽媽再不鬧你了，睡吧！安心地睡吧！在媽媽懷裏乖乖地睡吧！唔……

女 爸爸！怎麼辦呢？張大嫂簡直急瘋了。

父 你去勸勸她看。

女 （胆小地過去輕輕地叫着）張大嫂！

（女小心地把張大嫂扶到桌子邊的凳子旁，張大嫂正要坐下，一隻腳絆住了凳

子，人搖了一下。）

張 不，不要搶我的孩子，不要搶我的孩子，我求你，求你做點好事吧！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孩子了。（兩眼癡望着老人，漸漸懼怕）不要那樣望着我，我怕……：不要臉的東西。站開！你們要幹嗎？你們這些野獸，不要挨近我的身體，別抓住我，放我走，我要叫人了……（退到窗邊，忽又衝向前）你家沒有姐姐妹妹嗎？（嗚咽）

父 （看她這種可憐的樣子，非常難過）張大嫂，張大嫂，你坐一會兒吧！（扶她坐下）

張 （無可奈何地）好，你要怎麼就怎麼好了，只要留着我的孩子……

（老人從張大嫂手裏抱過小孩，張大嫂忽然覺悟到，又瘋狂似的叫起來。）

張 啊！我的孩子呢？他在那兒？我的孩子……

（老人急忙又把孩子還給她）

父 吓！在這兒，在這兒……

張 (搶過孩子) 好孩子，你究竟回來了，不要怕，媽媽在這兒，孩子！不要怕！
答應媽媽啊！爲什麼不答應媽媽呢？

(女看到這種情形，再也不能容忍了，衝到張大嫂前面，搖她。)

女 張大嫂，張大嫂，你瞧瞧我，你不認識我了嗎？(伸手摸死孩子) 啊！血？

張 (莫名其妙) 血？(拉過三姑娘的手) 血，(伸手摸自己的孩子，抽出一隻血手)
啊！是血！

女 (悲痛) 小寶讓鬼子兵刺死啦！

張 (不信) 什麼胡說，你幹嗎咒我的孩子？……小寶，小寶，答應媽媽啊！爲
什麼不答應媽媽呢！

女 張大嫂，他是死啦！

張 (昏倒) 死……死……

(老人及其女扶着牆，手忙脚亂。)

父 張大嫂！張大嫂！（對女）你快去打盆水來，把手巾打濕了給她擦擦。

(女匆匆下，一會兒拿了面盆上來。)

(父連忙把孩子抱起放在坑上。)

父 趕快，趕快，給她擦擦。

(女把手巾擰乾，在張大嫂頭上擦着。)

父女

張大嫂，張大嫂！

(一會兒，張大嫂慢慢醒來，又是癡笑着。父女扶她。)

張 哈哈……死了，全死了，(搥開父女之手，又發覺自己的孩子不見了。)

的孩子呢？啊！我的孩子呢？他在那兒？

(兩隻癡眼，四面射着，找尋着，發覺自己的孩子在坑上，衝過去，兩手向孩子撲去，又染了一手血。)

張 血，是血，是小寶的血，是我孩子的血。

女 （悲痛）張大嫂！小寶是讓鬼子兵刺死啦！

張 死啦！哦！孩子，……死啦！——（瘋狂地抱起孩子）好！我跟你們拚了吧！

我跟你們拚了吧！

（張大嫂瘋狂地衝出去）

女 張大嫂！張大嫂！

（接着也衝了出去）

父 三姑娘！三姑娘！你不能去啊！回來啊！

（父追到門邊，其子悄悄由小門上。）

子 爸爸！

父 （驚）是你，你真的回來了？

子 是的，我回來看爸爸。我們一齊有好幾個逃出來，可是在路上又給鬼子兵打

死了幾個。

(一陣急切的打門聲)

聲 開門開門

父 孩子，快……快躲起來，或許是日本兵來搜查了。

(父把子從小門推下)

(打門聲更急了)

父 來了，來了。

(開了門，日本兵甲乙衝進來。)

甲 你的兒子呢！他在那兒？

乙 你的兒子到那兒去了？

父 他……他沒有回來，他不是給你們去槓子彈挖戰壕了嗎？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啊？

甲 他想暴動，現在他自己倒先跑了。

乙 他媽的！他要暴動，倒先逃走了。

甲 別跟他多說，搜去！

乙 搜去！

（父攔住去路被日兵甲一手推開，倒在地上，日兵乙過去一鞭子。）

（甲乙兩兵進裏屋去搜，老人頭上的瘡口又流血了一會兒，日兵甲乙搜不到又出來。）

甲 他媽的！搜不着。

乙 快追去，別讓他逃遠了。

（老人倒在地上，日兵乙過去又一鞭。）

（日兵甲乙去了後，其子又從小門上。）

子 爸爸！你怎麼啦？

(扶父到坑上)

子 他媽的明天叫他們看吧！(去開門)

父 孩子，明天？明天又怎麼啦？

子 沒有什麼，爸爸！

(又是一陣打門聲，越打越急。)

父 孩子，不好了，日大兵又來了，一定要抓你的，快……快躲起來吧！

子 不要緊，爸爸！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父 別傻了，孩子，快躲起來吧！快……

子 你不用着急，我這兒有傢伙——(拿出懷裏的手槍)

(子推開父去開門)

子 來吧！狗東西，來吧！

(門一拉開女翻在她的哥哥身上)

子 (驚) 三妹！

父 你怎麼啦？

女 (氣喘) 我還是……沒有……追上張大嫂，……給日本兵看見了……放槍了……幸虧我躲在樹林裏，沒被打着。

父 叫你不要出去，你偏不聽……

女 好了，現在不談這個了。(對其兄) 哥哥！你回來了，那就好了，今晚的事，你知道了沒有？

子 知道了，你從那兒得來的消息？

女 在路上碰到劉大爺，他告訴我的。

(遠處傳來叫喊聲，鑼聲。)

女 你聽，他們已經來了。——(開門)

父 孩子，這是什麼聲音？

女 哥哥！你告訴爸爸吧！這個時候爸爸也不會反對我們了。

子 好！我告訴你吧！今天晚上，咱們的中國軍隊要反攻過來了，大伙兒起來把鬼子兵都趕出去，我們約好鑼聲一响，大家就衝出去，現在他們已經來了，我要去了。

女 哥哥！叫我怎麼辦？

子 （交給她手槍）留着這個，不要怕，鬼子兵來了，咱們要一個拚掉他一個，三妹！我不能顧你了，我走了。

（子出去後，叫喊聲鑼聲更响了。）

聲 打鬼子去啊！

打鬼子去啊！

（女望着其兄出去後，捏緊手槍。）

女 哥哥！我也去！（衝下）

父

三姑娘！你不能去啊！你回來啊！

（追到門邊，支持不住，倒下。）

（外面鑼聲更响）

打鬼子去啊！

打鬼子去啊！

——幕下——



流亡者之歌

發言人物

丁長勝

(其叔)

丁德標

(其嫂)

丁徐氏

孫秀姑

(其戚，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

學生

摩登少婦

摩登青年

老張

余上沅
王思曾
陳治策
谷劍塵
洗羣
合作

老李

廣場上，一批流亡的賣唱者，打着鑼鼓，觀衆漸漸地集合圍成一個圈子，觀衆有各種不同的心理。有以爲玩藝，當把戲看的。也有的順便走過，被那鑼鼓聲所吸引，跑來湊熱鬧的，等到看清楚了，場上沒有一件玩把戲的傢伙，也沒一點玩藝的佈置，大家覺得失望，而對着面，頭接着頭，便紛紛議論起來。一回功夫，一個青年賣唱者，慢吞吞地到場中，從懷裏掏出一塊白布。攤在地上，檢破磚把石的四角壓住了，那塊白布上面寫着，「哀告」

「難民丁德標，丁德勝，難婦丁徐氏，河北丁各莊人。難女孫秀姑 東北松花江人，難民丁常勝，向經農業，丁德標莊稼爲生，一生勤儉，尚堪糊口，自七月七日倭寇假借演習名義，造成蘆溝橋事件，繼即派遣重兵、進佔平津。鐵鳥肆虐，烽火遍地，兼之倭兵豺狼成性，紀律毫無，擄掠奸淫，無所不用其極，漢奸地痞，甘爲虎俵，搜括侵擾於後。以致城市化爲焦土，鄉村同遭浩劫，丁各莊地近戰區，難

民等遂受盡鋒鏑之苦，妻兒慘遭屠戮，莊稼被其蹂躪，廬墓盡付劫灰，生計頓斷絕，難女孫秀姑原係遠戚，自東北失守，流亡關內，輾轉來依，至此已重嘗離散之苦。難民殺敵有志，赴難有心，徒以未嘗軍旅，難遂宿願，不得已藉此歌唱薄技，演唱愛國詞曲，遠走天涯，藉圖巨機，非敢效漢市之求乞，亦所以喚起國魂也。務望愛國人士，予以救濟，若能慷慨解囊，繳至抗敵後援會，轉隨前方戰士，以盡國民天職，尤所盼幸。雖民丁長勝等敬啓」

大眾看完了這一段「哀告」，有綳眉搖頭的，有低首嘆息的，有張眉瞪眼，莫明所以的，……更有擦拳憤怒，奮激萬狀的。

張（向前走一步，走近哀告站着看觀看的朋友）老李，你知道這一批人是甚麼人？

李（正注視哀告出神，被他喚醒，回頭來）我怎麼不知道，哀告上明明寫着，他們是從北方打仗的地方逃了來難民。

張 (不屑狀) 原來是一羣叫化的。

李 (埋怨他) 噯，不要隨便亂說。

張 (畫明其妙) 怎麼？

李 告訴你，他們是逃難到我們這裏來的難民……

張 難民？還不跟叫化子一樣。

李 在你的眼睛裏看起來，自然沒有甚麼兩樣……可是要知道，他們原是經商務農安份守業的老百姓，自從日本鬼佔據了華北，他們的田產給日本鬼搶了。房子給日本鬼子燒了，妻子兒女給日本鬼子殺了，無路可走了，才流落在江湖上的。

張 (淡然) 難民也好，叫化子也好，反正不與我們相干，只要日本鬼子不到我們這裏來就是了。管他們甚麼閑事。走罷！我們喝茶去，還談我們的正經事呢。

李 你這沒良心的小子。

張 你……你……又在這兒出口傷人了。……走，走吧，我沒有工夫跟你抬槓。

李 等一等。（不理他，仍去看哀告）

張 （急得不耐煩）等甚麼呀，老李。

李 喔，老張你瞧他們……

張 反正我不識字。

李 他們還會唱呀！

張 唱甚麼？

李 唱「愛國詞曲。」

張 原來他們是賣唱的，我……

李 當你們是叫化的。

張 你這小子，非佔小便宜不可的。

李 誰佔便宜，還明明寫着。

張 告訴你，我不識字。你他媽……

李 不識字，你他媽的活該。

（老李看完「哀告」退出場來，與老張低低說話，大家是聽不見的。）

（丁德標又走上前來，向四圍觀衆拱手，臉上裝着一股子很不自然的笑容）

德標 （站定說）諸位先生，小姐……諸位同胞，我們是從河北逃出來的難民。初

到貴地，就要打攪各位，心裏很不安的，……我們不是關關東，走關西的老江

湖。……我們是給日本鬼子，逼得沒有法子，才離了可愛的老家。離開了跟

性命一樣的田地，逃到貴處來。……我們也沒有旁的本事，可以孝敬各位。

……我們只學會了幾套曲子，打算演唱給各位做個消遣。……各位都是有

福量的，看到我們流落他鄉的可憐，請隨便佈施一點。我們是靠賣唱糊口的。

只要能夠養用這條不值錢的性命，也就心滿意足了。大數的捨施我們是不應該

受的。……如果諸位愛國的先生小姐們，有願意多拿錢出來的，那麼，前方

有在和日本鬼子打苦仗的戰士，後方有比我們淒涼十萬倍的同胞，最好請各位捐到抗敵後援會去。……我們要唱的幾首歌，還是剛剛學會，自然唱的不中聽，這是要請各位原諒的。

（丁德標向各位報告完畢，向觀衆打供，混在一旁，讓丁長勝走入正中。）

長勝 這位老人家，是小的叔叔，現在五十七歲了，原是在鄉下種地的，家祖還有寡媳婦，一個六歲的孫子。自從日本鬼子來了，看她年輕，想強佔了她，可憐這位老人家的媳婦，我們堂屋嫂子就因為不從日本鬼子，給日本鬼子殺了。那六歲的小孩子，哭着叫媽媽，給日本鬼子放在水鍋裏活活燒死了。老人家那時候正在小的家裏，他得「隣舍」的報告，一定要回去跟日本鬼子去拚命，但是赤手空拳，不過白白糟蹋了性命，所以還是我勸住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快六十了。並沒有遭過災害，吃過痛苦，這算是第一次。

（長勝會經畢，歌誦詞畢，畫了起來。）

德標（嚙）（西皮倒板）未聞言，不由人，心中痛恨，（原板）尊一聲，衆同胞，細聽詳情。自從國家告統一，士農工商信三民，因此惱了日本人，強佔了我們東四省，到如今過了六年整，蘆溝橋上又起兵氛，不到十日（轉快板）佔平津，中國的同胞，蹂躪男人都作了刀下鬼，女人被奸喪了殘生。愛國的志士投袂起，發動了抗戰自衛的大戰爭。有力的上前拚命，有錢的出錢來盡心，同胞團結把國保，四十年的血債齊償清，把倭奴一掃盡，從此民族的復興，恥雪仇報，共享太平。（唱畢）諸位先生小姐，我不會唱，唱的不好，請各位包涵。

（向觀衆一拱手退）

長勝 剛才我的叔叔唱的是平調，現在請我嫂子來唱一劇「四季春調」給諸位先生小姐，換一換口味。

丁徐氏（登場唱）「春季裏來是新春，小奴奴眼中淚淋淋。家破人亡無歸處，如今流落到××城。」

夏季裏熱難當，東洋鬼子太強，強佔了我土地千萬里，華北的同胞盡遭殃。

秋季裏來秋風涼，婆婆被殺屋燒光，丈夫作了刀下鬼，全家離散奔他鄉。

冬季裏來飄雪花，萬衆一心把倭奴來殺，日本鬼子都殺盡逃難的同胞好回家。

四季春調唱完成，奉勸同胞記胸中，冤仇結下總要報，救國責任大家同。」

張（聽的高興起來，便高聲大叫）好……好……好……唱得好！（顛頭播腦的學着

唱）「四春調唱完成，奉勸同胞記胸中，冤仇結下總要報，救國……」

李（用了臂擊他）喂，老張，你這算什麼？

張別攪我……，甚麼……救國，救國……的……的……的責任大家……

同……就是大家一樣老李。是不是？這一句意思最好，你看……（給對面

一個學生裝唱住了）

學生（高聲阻止他）喂，不許胡吵！

張 什麼。……我……我胡吵？

學生 你這不是胡吵，是甚麼？

張 你是我的爺爺，你管我。（大家哄然大笑）

長勝 該各位靜靜一靜。

（那邊孫秀姑不知爲什麼傷心，哭聲響起來。丁德標在勸他。）

秀姑 （帶哭帶說）姨爹，我……我要回老家，你……你送我回去呀。

德標 秀姑，你別……那也邊在日本鬼子手裏呢。

（秀姑覺得失望，便邊哭邊走到了丁徐氏面前，拉住她。）

秀姑 那末……這是……你……你……送……我回去吧！

丁徐氏 （誤會她的意思）你想回丁各莊去嗎？

秀姑 （擦淚）那裏我……不……不想去……去了。

丁徐氏 那你想回那裏去呢。

秀姑 我……我想回我的……老家去呀。（抽噎）

長勝 我們連華北也不能回去，何況是東北呢？

秀姑 爲什麼不能回去？……姨夫哥，還是你我回去吧！

長勝 那是很危險的，我怎麼能做得到呢？

秀姑 （一股子不高興，又大哭起來）……難道我……我們只有永久流落在……

……外頭……沒有法子……回去了嗎？

長勝 （安慰）只要我們的軍隊仗打得好，不會沒有回去的一天的。

學生 這位小姑娘怎麼說？

長勝 先生，她想着老家，想回去。

學生 她的老家在那裏？（向秀姑）你的老家在那裏？

丁徐氏 秀姑，這位先生在問你呢。

秀姑 （哽咽着說）我的家嗎？（唱）「我底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樹

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底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年高衰弱的二老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我離開了我的家鄉，拋棄了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那年？那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麼時候

才能夠歡聚在一堂！」

秀姑（勉強地把歌唱完，就抱着丁徐氏大哭起來）嫂……嫂……我要……回……

……回……家……去……你答……應……我，送……送……

送我……回……家去，……送我……回東北，我……的老家……

……去……呀！

丁徐氏（拭淚，抱住她）秀姑妹妹，……秀姑……妹妹，你……你放心

，我們早晚得送……你回去的……只要……

德標（過來）這孩子也真可憐，六年啦！自從九一八到現在，整整六年啦……：那個時候，她只有十歲，一個還不十分懂事的孩子，就受了日本鬼子的糟蹋，全家離的離，散的散了！

長勝（憤激狀）他媽的日本鬼子，欺侮我們到這步口地，我們再也忍不下去了！強佔了我們的土地，殺害了我們的同胞，這個仇我們一定要報的，（咬牙切齒一字一句）我們總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殺出去，（高聲）我們要起來殺盡日本鬼子報我們幾十年的血仇！

秀姑（神經性的回頭過來）喔，長勝哥，那裏有的是日本鬼子！殺……呀……：……：殺到松花江去，那裏就是我的老家。（低頭）我的爸爸，那裏還有我們的田地……：（沉痛低聲）整整的六年啦，……：我就在那天，跟着我底媽，還有許多隣舍逃出來就沒有回家過……：可憐我爸爸那時正生着病，……：我們沒有法子，撇他老人家逃出來的……：……

學生 你們既然逃走爲甚麼撇下你的爸爸媽媽不管呢？

秀姑 (作記憶狀) 先生，這我可記不清……：……我只曉得那天天氣很冷，一個晚上，我爸爸生病，剛請了大夫，吃了湯藥，他躺在床上，媽媽在生火，我坐在媽旁邊的時候，就聽到有稀稀的槍聲，也沒有放在心上。我媽是女人，我是個小孩子，不知道外邊的世務，還以爲是軍隊打鬍子，沒有什麼要緊，誰知後來槍聲愈來愈緊，接着遠遠的還有大炮的聲音，外面的人聲和脚步聲也急起來了，我爸爸這時才從床上爬了起來，臉一陣青一陣白，用足了氣力，對我們說：「好不好，怕是日本的軍隊到了我們這裏了」我媽媽還不相信，說：「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那裏會有日本軍隊打來的道理。」我爸爸就說：「這就是我一直瞞着你們的不是，當初我不該瞞住你們。」他說着喘了一口氣，就接着把日本鬼在九月十八那天怎樣佔了瀋陽，趕走中國的軍隊，原原本本告訴了我們，叫我們趕快收拾收拾，想法子逃走，讓他一個人守在家裏，

學生 那末，你媽怎麼說呢？

秀姑 （記憶狀）我媽自然不肯，說要走大家一塊兒走，斷沒有撇下病人不管的道理。我爸說：「不要緊，我自己會招扶自己的，就是日本人跑來了，我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病人也不會難爲我的，」我爸爸說他有兩件事不放心，所以才叫我們走，讓他留在家裏，他說他原是河北人，當他二十幾歲的那年河北遭了一頓大饑荒，許多年青人站不住腳了，才一羣羣向關外逃生，他就在松花江邊待下，原先是幫人家種地，慢慢的做了這一份人家，如今也有幾垓山幾畝田可以過些安份日子，三十五歲那年娶了我媽媽，只生了我這個女孩子，他因此把他和他的一份家當作他的命根，他捨不得我給日本鬼子糟蹋，他自己情願留在那裏看守這份半生辛苦，所以叫我媽帶了撐起來的財產。……當時我媽哭勸他，求他也，有用……正在這時候，外頭砲聲更緊了，人像潮水一樣在我們屋面前衝過，……轟，……只聽轟的一聲，村子裏起火了，燒得滿天通紅，

媽也慌了，帶着我到門外去看，可是腳還沒有站穩，我就給一批批逃難的捲去了十幾間屋面，再也衝不回來……這一夜就夾在那些、裏走了二十多里，……我跟着燒着火的村子……可愛的媽媽，正在害病的爸爸離開……了……

……（哭）

學生 後來呢？

秀姑 回去不認得路，找人帶我走，也沒有人肯……我哭着鬧着也沒人理我，到後來給一位老太太收留下，這位老太太是姓劉，正回到北平去，她只有一個兒子，是在北平做報館派報的。所以我後來又跟他們做些派報事情，早晨派完報，又到熱鬧的地方去賣，他們看我工作很勤快。也很喜歡我。（咳嗽利害）這樣糊裏糊塗又過了好幾年……後來就見着我們長勝哥了（哭）

長勝 那是前年的事情我有事到北平去，劉家是我的親戚，就住在他們那裏，遇見了秀姑……後來說起來才知道她（指秀姑）跟我們叔叔還有親戚關係，所以

餘的都是死路。如果國家亡了，我們的家，我們的財產，我們的生命就沒有保障了！所以救我們的國，就是救我們的家、也就是救我們自己的性命，現在前線的將士在槍林彈雨中，去打我們的敵人，有他們在前綫忠勇作戰，我們才能安穩穩的在這裏過日子，我們這裏過的太平日子是前方的將士賜給我們的，要不然，我們也要像這幾位逃難的同胞，要吃盡日本鬼子的苦了！趁我們有日子好過的時候，我們大家要援助前方將士，使他們安心打仗，要大家救濟逃難同胞，替我國家留一份力量。我們大家若是不趁着現在趕快把自己的錢財拿出來，將來可就晚了！同胞們！國家是大家的，救國責任也是大家的！趕快起來！

（觀衆聽了學生的演講，大家都感動了，忽然人羣裏擠出一位摩登青年）

青年 喂喂！我這裏只有幾塊錢，情願省下來，先濟這幾位逃難的同胞。

（他一面挖袋，一面走入場時，忽被一摩登少婦攔住）

青年 幹甚麼？

少婦 你又耍亂花錢了！他們說不定是裝出來的，你不要上他們的當吧！

青年 他們的確是逃難的。我有的是錢。幹甚麼不救救他們呢？

少婦 （發脾氣）你怎麼不聽我的話呀！

（那青年也有點担受不起，走了一步不動了）

丁徐氏 好啦，好啦！不要緊啦！

（秀姑忽然大咳起來，轉身似乎要吐，那學生連忙用白布去接，却是一大口鮮血，把帛染紅了）

丁徐氏 嗚呀！你怎麼吐血了，（秀姑又躺下，嘴裏不停咳着）

青年 （看了一遍，繃眉對少婦）亞珍！亞珍！你瞧，這不可憐嗎？

（摩登少婦注視秀姑暫時不回答，漸漸感動了，嘆了一口氣，覺悟過來）

少婦 （對青年）惠生，我想錯了，我本不應該，我明白了！……我們的生路？

幾乎叫我不是做人了！（她於是興奮地走入場中，演講起來）諸位同胞，我現在站在這裏向大家講話，真覺得慚愧！……請你們饒恕我！……我以前只知道自己享樂，什麼吃大菜呀，跳舞呀，看電影呀……那記得我們自己以外還有國家，還有同胞，現在，我明白了！我們看到這幾位逃來的同胞，和先前他們所說的日本鬼子欺侮他們的話，我明白了，現在是最高領袖領導之下，長期向日本帝國主義抗戰的時候，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財產，就要先保全我們的國家，我現在說這兩句話，一來是悔悟以前的過錯，二來是唯恐還有許多同胞跟我剛才一樣，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再說一遍，我們想想前線的將士，槍林彈雨之下，冒着生命的危險作戰，吃的睡的多麼苦；想想戰區的同胞，家破人散，流落異鄉，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天氣一天地冷了，叫他們怎麼辦，我們在後方穿得暖和，吃得飽，住得舒服，用得愜意，要是再任意過奢侈的生活，自己良心上難道不難過？況且我們這次和敵人打仗，是持久戰，是消耗

戰，看誰的力量先用盡了，誰就敗了，所以我們要獲得最後的勝利，最緊要的是增加國家的力量，增加國家的力量，不外乎「開源」「節流」「捐助」三條路「開源」除了大規模的計劃已經在辦以外，我們農工商各界的同胞，要改進方法，增加生產「節流」是最容易做的事，只要我們愛惜物力，不妄用錢財就行，「捐助」就是有錢的出錢買救國公債，救濟難民，也就是有力的出力，武的去當兵打仗，文的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女的去做救護醫藥的工作，我們人人能這樣做才能救民族，救國，救家，救自己，我個人以前太不聰敏了，從今以後，我要好好做一個女國民，還希望以前跟我一樣的女同胞男同胞，都也覺悟過來革面洗心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好國民！

（大衆熱烈鼓起掌來了，學生，青年與他握手，少婦又走近秀姑關照他們）。

秀姑

（有氣無力的）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的……爹媽……去

少婦

現在這位姑娘可好一點了嗎？

丁徐氏 好一點了，不咳了。

少婦（關照青年）你趕快把這位小姑娘送到醫院裏去，錢我們出就是了……我
到抗敵後援會把我的耳環，鐲子戒子去捐給會裏 回頭再見。

（少婦先擠出人羣走了。）

（青年幫助了徐氏扶起秀姑叫觀衆讓路，叫車子走了。）

張（向李）老李我也明白做人的道理了，我這裏有一塊兩毛錢，本來我打算跟你
兩個買茶買烟用的。現在捐給他們吧？

李 好的（張把錢交給李，李遞與丁長勝，長勝道謝）

（觀衆待散，學生又站起發言。）

學生 諸位請聽我再說幾句話，今天我們在這裏可算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了，我們
覺得在這長期抗戰的時期裏，非大家不分你我，男女貧富，老少互相幫助，團
結一致不可的，只有團結才可以救國；只有互助，才可以講團結，我們應該互

相幫助起來，大家團結起來，救我們的國家，你們看平日只顧自己享樂的摩登太太也覺悟了，肯拿出錢來救國了，這位不識字的老張也感動了，明白了，肯把浪費的錢拿來救濟遭難的同胞了。這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好現象，我希望大家努力去做，祇要團結互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復興，是不難成功的。

現在請大家高呼口號：

鞏固統一戰綫！

服從領袖指揮！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消滅賣國漢奸！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